五雜組

15
1488
2

門 15
號 1488
卷 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昭和 34.10.23 購入
藏書

五雜組卷之三

陳留謝肇淛著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爲分野之說最爲渺茫無據何者九州之畫始自禹貢上遡開闢之初不知幾甲子矣豈天於斯時始有分野耶九州之於天地間纔十之一耳人有華夷之別而自天視之覆露均也何獨詳於九州而略於四裔耶李淳風謂華夏爲四交之中當立儀之

正四夷炎凉氣偏鳥語獸心豈得同日而語然荆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爲蠻夷今入中國分野豈因之而加增耶至於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獨詳於此而略於彼耶歷攷前代五行志某星變則某郡國當其咎然不驗者什常七八也況近來山河破碎愈無定則矣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一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之地僅十之二而星文獨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使竪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地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別天下爲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爲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國朝兩京十四省後因棄安南實十三省也郡共二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縣共一千一百一

十六云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大聖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險要亦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堦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紾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方坐不安席蓋亦以天下為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舜而亂賊漸萌於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後太康失國遷徙不可考湯都亳邑至盤庚七遷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後世建都之難也周公定鼎郟鄏始為萬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為朝會之所蓋亦以防備不虞知後世子孫必有不能守其故業者矣此亦堪輿家之異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盤庚或遷敖或遷相或遷耿或渡河而南或踰河而北當時不聞其求治水之方而但遷徙以避之計遷徙不費於開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絕

不聞河患但苦戎狄蓋關中之地已近邊塞矣當時燕晉代秦諸國諸侯各自守其地以禦夷而區區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業豈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亂可以閉關自守無論汴京即洛陽不及也江南之地則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則在鎮遏戎狄使聲息相近動不得逞關中逼近西戎故唐時回紇吐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時灞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似強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為契丹所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鎮之使當時從晉王言都關中則盡淮為界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勢不得不阻江為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惓

惓以爲譚而不見聽從惜哉

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然亦辦四明航海一條走路也臨安雖有山有水然其氣散而不聚四面受敵無險可憑元兵從湖州間道入如無人之境耳雖興亡有數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爲障內以江爲藩雖中主庸將足以自守曹丕臨廣陵欲渡者數矣竟嘆天塹之不可越符堅陷盱眙而東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謝玄三戰三捷楊俱難等奔喙不暇其後若扈循乘虛直擣蔣山居民荷擔而立盈衆望風自裁自謂天下事定矣而不能當寄奴之一炬蕭軌任約以十萬就卒奄至雞山據北郊壇剝牀以膚何急也覇先徐容談笑俘四十六將軍於幕下若探囊取物此豈智愚之懸絕若是哉川陸之長技既異主客之勢迥殊一夫當關萬人莫敢誰何其勢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餘載莫强於秦符堅莫盛於魏道武而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　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六州自石晉予狄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爲故物矣一旦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韃之勢強於西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虜之命　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測哉

我　太祖之定都建康也蓋當時起兵江左自南趨北不得已不據第一上流以爲根本之地而後命將出師韃靼自羣雄此亦高光之關中河內也當時角逐者惟張士誠陳友諒二人耳然姑蘇勢狹而無險可據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敵其形勝已不相若矣而況材智規摹又相去萬萬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　燕王鎮守北平蓋隱然以北門鎖鑰付之矣當時親王握重兵節制有司大率如漢初七國故事而　燕王之英武雄略

豈久在人下者使當時不封燕縱得守臣節不與靖難之師而北虜乘間竊發燕雲終非國家有也故　太祖之封燕王與　文皇之定都於燕其遠見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荊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　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之元首然後須軀幹而前須緜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拖眞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摹之弘遠視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　國祚悠久非偶然也

遼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爲最盛今禁中梳妝臺瓊花島及小海南海等處皆金物也元冬春則居燕夏秋則如上都畏熱故也惟其有兩都故　王師一至即時北遁而山後十

六州四五百年始見天日非偶然也
周時洛邑爲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勢則似荆襄
爲正中蓋幅員廣狹固自不同也然所貴於中
者取其便朝會耳若以建都壁之元首在腹何
以居重馭輕哉
幽州有黍谷相傳鄒衍吹律之所蓋當時以爲
極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寧夏臨洮諸邊較之其
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氣候與江南差
無大異且以邊場戎馬之地一旦變爲冠裳禮
樂之會固宜天地之氣亦隨之變更耳
恒山爲北岳即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即
其一石飛至陽曲故於陽曲立廟遥祭之實非
岳也按水經恒山謂之玄岳周官幷州其鎮山
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
之間其在今之定州無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
外哉
五嶽者中國之五嶽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
封之耳三代洛邑爲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

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爲中岳而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爲鎮山若後世幅員既廣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爲北岳羅浮爲南岳鍾山爲東岳點蒼爲西岳衡霍爲中岳其間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士所能與議也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鬬而不勤本業今因

帝都所在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自五方之民士人則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糅奸盜之叢藪詐賭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爲京

都其言亦近之矣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

紺珠集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黠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剛管之則服西北天地之勁力雄尊而嚴其士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沉厚而慧捷之不屈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今

大略不其異也但南方士風近稍猾悍耳

今　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綫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羣雄姦命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今之運道自元始開由濟寧達臨清其有功於

上都不淺而當時已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議則其勞民傷財亦可知矣但元時尚引曹州黃河之水以濟運道　國朝因河屢決泛溢爲害遂塞張秋口而自徐至臨清專賴汶泗諸水及泰山萊蕪諸縣源泉以足之諸泉涓涓如綫遇旱輒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閘又分而爲二其勢遂微每二三月間水深不過尺許雖極力挑濬設閘啓閉然僅可支持倘遇一夏無雨則枯爲陸矣

運河之間無風波之患誠爲良策而因之遂廢海運亦非也海上風濤不虞數歲間一發耳而今運河扒濬之費閘座撈淺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侈貳之設其費每歲豈直鉅萬已哉海運一行則諸費盡可省亦使浙直諸軍士因之習於海戰倭寇之來可以截流而禦之自海運廢而士益憚於海矣元時海運有二道而至正十二年千戶殷明略所開新道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尤爲便者所當開一舉行以濟運河

之不及者也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齊晉燕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即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於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斗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聞其乏食也至於李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之言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

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河運致古稽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今乃不啻萬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為今日計則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踰惰蓋守禦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則有歷有澮沮洳泥濘亦可

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
懶耳水由自挈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薅草而車
車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倍余
在濟南華不注山下見十數頃水田其膏腴茂
盛逾於南方蓋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
患無雨故也一策若行十數年間民見利而力
作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即四方有警而
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矣

黃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廣開溝洫以殺其勢
而其末流通之運道以濟汶泗之渴使之散
紆迴從容達淮入海不但漕運有裨而 陵寢
亦無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
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白圭
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爲壑
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
今日則上護 陵寢恐其滿而溢中護運道恐

其洩而淤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湮汨而生謗怨水本東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强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議蠭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堅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黄河行徙似有神導之有非人力所與者然處置得宜精誠所格亦可轉移若漢武沉璧卒塞瓠子是也萬曆間以寶應湖之險別開裏湖以避之既開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二年一夜聞風雨聲甚厲比曉視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

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一中丞議論不合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廣如式迤邐而南反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況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沛之間皆爲魚鱉督府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滅一小羌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癸卯開河之役聚二十州縣正官於河壖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一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濱薪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

致兩岸屯聚計二十餘萬人穢氣薰烝死者相
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瘧氣復發先
後死者十餘萬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
安能復計久遠況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
其苦嘗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輿地有南戒北戒之說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
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
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
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
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逾江濮
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於甌閩是謂南
紀所以限蠻夷也此天下之大勢也

今中國之勢惟河與海環而抱之河源出崑崙
星宿海蓋極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經兆州又東
北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國
至砥柱折而東經中州至呂梁犇而入淮直抵
海口海則從遼東朝鮮極東北界迤邐而南經
三吳甌閩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羅滇洱之界蓋

其西南盡頭去星宿海亦當不遠矣西北想亦當有大海環於地外但中國之人耳目所未到也

以中國之水論之淮以北之水河爲大而淝也潁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滹沱也灤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北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貢也漢也湘也賀也左蠡也富良也瀾滄也皆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勝計也而淮界其中道南北之流而會之以入於海故謂之淮淮者滙也四瀆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之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傳其名尚有存者徒駭在滄州太史在南皮縣之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縣西南簡潔俱在南皮墟外鉤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又云在樂陵縣考之於書多與今不相合酈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此

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耳今又將併其新者而
湮塞之矣
滄州鹽山縣有非分城一名千童城相傳徐福
將童男女千人入海僑居於此但不知福當時
從天津入海耶從膠萊入海耶考始皇既並渤
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瑯琊而後
遣徐市等入海其不由鹽山明甚後人以其近
海戲爲此名耳
南皮舊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
西有小阜則范丹宅也一天生同里閈乃一貧
一富大相懸絕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
復同歸於盡丹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也且
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
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憮然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
太內及陵寢堦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鏤爲龍
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
當卽此耶

三國時諺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蓋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爲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諸葛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爲祚愈促我　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禩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

金陵規模稍狹鍾山太逼而長江又太逼前無餘地覺無緜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但閩又較偏一隅耳

金陵鍾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葱葱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鍾山者其他四遠諸山重沓環抱則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季迪曰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內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矣

建業之似闔中有二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
大江數重環繞如帶一也四面諸山環拱會城
三也金陵以三吳爲東門楚蜀爲西戶闔中以
吳越爲北門嶺表爲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
則藉水闔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
爲必爭之地闔可畢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謂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
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過但天下如人一身
帝都不在元首亦當在胸今大一統之時金陵

在左腋下何以運四方乎天之北極人君之位
也必正中而近北則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
六朝失淮以北則又建康爲上游且相承正朔
二百餘載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洪武初沈萬三所築
也沈之富甲於江南　太祖令築東南諸城西
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　太祖屢欲殺之人
言其家有聚寶盆故能致富沈遂聲言以盆埋
城門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云迤東有賽公橋

云沈造數橋自以爲能謝其子婦婦恚自出已財爲之其宏麗工緻又倍於沈故以賽公名也沈後以事編置雲南子孫仍富或言其有點化之術耳

金陵諸勝如鳳皇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坏黃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瑩城中之寺莫能於天界至於長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即西湖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承乏之留都北部留都二法司省寺獨在太平門外左鍾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緩轡徐行晨入酉出嘯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職方徙北水部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者閒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宦者謂留都爲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爲神仙也然不可爲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

城在古爲復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爲一事今人誤以爲石頭城故弁其湖而妄名之耳

甫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韎韐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通明可愛者不減寶石也甫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甫花其精氣凝而爲石耶

牛首山寺窓中見塔影閉門則影從門罅入其影倒見尖反向門塔相去甚遠此理之不可曉者何處無塔何處無窓隙而塔影未必入即入而未必倒也

靈谷寺乃　太祖改葬寶誌之所規制甚麗中殿無梁云猶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輒鳴作琵琶聲寺原有松十萬株近爲僧衆所盜以刀刻其皮一周無何則枯死輒報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

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疎亦足見昇平歡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嚴切而粉黛歌舞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百穀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實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浪語也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以節義亡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承平管絃之聲不絕亦足粉點太平良勝悲苦呻吟之聲也

金陵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爲廛肆此亦必然之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奕世承平

户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
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
穰穰也近來一二爲政者苦欲復當時之故基
民居官署槩欲拆毁使流離載道瓦礫極目不
祥之兆莫大焉
姑蘇雖覇國之餘習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
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習於
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嫺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
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
人皆以爲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殊不知
其巧者乃所以爲拙也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
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
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
析貢所謂彌天之網竟梵之罘獸盡於山魚窮
於澤者矣其人亦生而辯哲即窮巷下傭無不
能言語進退者亦其風氣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

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壓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之物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致耳崑山石類刻工然不過一二尺而止案頭物也靈璧石扣之有聲而佳者愈不可得宋葉少林自言過靈璧得石四尺許以八百金市之其貴亦甚矣今時靈璧無有高四尺者亦無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風價有值百餘金者然大理之貴亦以其處遐荒至中原甚費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紋如竹葉甚佳而士人不知貴若取以為几殊不俗也

吾閩玉華洞石似崑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大者一二尺許然多止一面而其背餘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無粗石皮傳之其價亦不貲也

太安溪中出石多如懸崖倒覆之狀土人就其勢少加斲削置之庭前亦自豈可絕高者五六尺

許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緑沉色以此減價耳

閩中白沙溪北有溫泉焉地名湯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巒礧磈之奇不可名狀閩人園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終見石質而湯院歲久苔滋草生蒼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嶺南英石出英德縣峰巒聳秀巖竇分明無冷熱有金石聲置之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不可易致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文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蓋亦宋人愚蹟也楚陳玉叔官金陵舁以歸舟至采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異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

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況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為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態者即覓人舁歸錯置庁竹間久而雜沓亦覺有郊坰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使他日易於勅斷不作愛想也

趙南仲愛靈璧一石而命五百卒舁至臨安鄭

璠得象江之怪石而以六十萬錢輦歸滎陽勞民傷財至於此極何怪哉獄石綱終貶北狩也以此為雅不敢謂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翫諸石氣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露露日月之精不為耳目之娛每至樹木茂密烟霭凝浮一種賞心非富貴俗子所可與也

西陽雜俎載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大凡

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長但無如是之速耳余在閩山中見一石竇穴數尺中空有宋時人題詩上半截猶可讀下半截已爲外面所障其石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長無疑也

嶺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無色澤不足貴閩有浮石亦類羊肚而敗絮其中置之水中則浮以語它鄉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即風雨唐詩石燕拂雲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質斷無能飛之理謝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爲學見高巖上石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即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眞能飛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東有陽起石煆爲粉着紙上日中暴熱便能飛起蓋此石爲陽精相感之理固宜爾也其石入藥能壯陽道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沮最而稽滀

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
運游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
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
而好正校之於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
迅激而濁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紆而列
故其人緩而巧至於五方之變亦不能有畫符
者人不受命於物也
輕水之人多禿與瘿重水之人多腫與聾甘水

之人多好與美辛水之人多疽與痤苦水之人
多尪與僂余行天下見溪水之人多清鹹水之
人多戇險水之人多瘿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
人多壽滕嶧南陽易州之人飲山水者無不患
瘿惟自鑿井飲則無患山東東兗沿海諸州縣
井泉皆苦其地多鹽飲之久則患痞惟不食麵
及飲河水則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東郡久東郡近郭諸泉皆苦衙齋中至無
一草一木即折楊柳種之亦皆不活所謂不毛

之地也每雨過日曬土花矗起如白鹽者無數市上麵餅皆苦水所發食之即飲井泉無不生瘤矣彼中嬰兒殤於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不慣此動罹其禍不可救藥也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閩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士女莫不白皙輕盈即輿儓下賤無有蠢濁肥黑者豈非山水之故耶

劉伯芻之論水以揚子中泠為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陽大明淞江淮水為七陸竟陵之品泉則以康王谷為第一次之濂水慧山蘭溪以至於雪水凡二十而揚子中泠屈居第七矣此果銖稱尺量不易之論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無泉可以勝此者耶吾以為二子之論但據生

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
二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億
三萬三千五百二十有九而遐荒絶域者不與
焉今以一人之聞見志識遂欲遍第天下之水
何異井蛙管豹之見也
茶經云水品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此
自是定論然山水須乳泉緩流者又須近人村
落者若深山窮谷之中恐有瘴霧毒蛇不利於
人即無毒者亦能令人發瘿蓋其氣味與五臟

不相習也奔湍急瀨久飲能令人瘿井水亦有
絶佳者不亞山泉大約江水以甘勝井水以冽
勝山水則兼甘與冽而有之者也
閩地近海井泉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
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
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泠錫山等泉人所共
賞者不載若濟南之趵突泉臨淄之孝婦泉青
州之范公泉吳興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

湖龍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龍潭水鉛山之石井寺水觀音洞水武夷之珠簾泉太姥之龍井水支提之龍潭水閩中鼓山之唱水巖泉冶山之龍腰水東山之聖泉金陵蔣山之八功德泉攝山之珍珠泉皆甘冽異常其它難以枚舉但在窮鄉遐僻無人賞鑑耳

客中若遇無甘泉去處但以苦水烹之數沸後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即甘矣此亦古人煉炭之法也北方每霜雪時取菜凡滑淨者於空中盛倒入器中亦與南方用水氣味無別也

人生飯麤糲衣氈毳皆可耐惟無水烹茶殊不可耐無山水即江水無用水即河水但不苦鹹即不失正味矣米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水易腐用水藏久即生孑孑飲之有河魚之疾而閩人重之蓋不甚別茶也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蘊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尋泉脉隙處潛通即它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

致之烟通則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可以浸銅膽土可以煎銅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曉者余在蔣山見一人泉僅盛椀許吸盡復出閩雪峰有應潮泉亦僅如盌東山聖泉可尺許松根環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數者猶泉脉在地中不可見也鼓山鳳尾亭泉初瀉巖下後爲神晏唱從山背而下

承一石池方廣不逾七尺水終日奔注其中而不見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黃山招州有之至吾閩中則多矣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而其一在湯門外最小而極熱土人呼爲殺狗泉蓋盜狗者常於此治之也晦翁注論語謂魯有溫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魯豈不習閩乎而乃以理斷之何也

大凡溫泉之發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琉黃礬石

蓋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閩中諸泉皆作琉黃氣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亦者浴之輙愈竹木浸一宿則終不蠹蓋琉黃能殺諸蟲也華清宮余未之見然李賀詩有華清宮中礬石湯之句其爲礬石無疑矣黃山下者萬曆戊戌秋曾與同志諸子共浴其中方廣丈許上有石屋覆之其底皆白沙沙熱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膩自流於外都不煩人力也亦無琉黃氣相傳朱砂在其下一日有焚于早過之見泉水赤如血砂片若桃花者浮滿水面驚怪歸以語人翌日鄰里競往視之則無所見矣浴久令人骨節怠緩不收蓋居深山中去城市僻遠非若閩中之穢雜也

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李德裕知石頭城下水非金山泉陸羽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泠蒲元知涪水與江水之雜皆神鑒也竊怪水之投水自當混而爲一乃揚杓傾盆至半知其自此始爲南泠豈眞有限界而不亂耶吾郡海水通

河河淡而海鹹隨潮上下二水之魚交入輒死
迺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處不能截然耳
登州海上有蜃氣時結爲樓臺謂之海市余謂
此海氣非蜃氣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結而成形
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氣久者皆能變幻
不獨蜃也余家海濱每秋月極明水天一色萬
頃無波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
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樓閣截流而渡杳杳
至不可見方沒海濱之人亦習以爲常不知異

也至於蚌蛤蚯蟺之屬積穀厨下暗中皆生光
尺許就視之熒熒然其爲海水之氣無疑矣
宋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焰硝和土築
之蓋雄黃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霧每陰雨之
候雲氣涔鬱如真山矣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
卧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真山真水隨意所擇築
蒐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
踞盤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即善繪

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

假山須用山石大小高下隨宜布置不可斧鑿蓋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復潤澤生苔藓也太湖錦川雖不可無但可粧點一二耳若純是難得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矣余每見人圃池跖名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粧砌以文石繚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峰甚至猥聯惡頷累累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耳此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閹宦也

西京雜記載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勔重貫以花石娛人主意如靈璧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圍稱是千夫舁之不動艮嶽一石高四十餘丈封為盤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有九所始於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中多言花木池臺之盛而其所謂山如王開府宅水北

胡氏一園者皆據嵩少北邙之麓以爲勝則知時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俑而後人爭効之然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眞山而僞爲之其蔽甚矣

吳中假山土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築之費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疊石不反背疎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偪側之地又含野意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鬬麗勿大巧喪眞令人終歲游息而不厭斯得之矣大率石易得水難得古木大樹尤難得也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二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節帥者爲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即此數語勝槩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刱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鬬鉅麗已也

紈袴大賈非無臺沼之樂而不傳於世者不足

傳也拘儒俗吏極意脩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
惜者胸無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魚鳥之致山林
之賞而家徒四壁貧不可爲悅也窮鄉湯壤沙
塞陋域空藏白鏹而無一竹一石可供吟嘯者
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於造物後矣而
猶然逐於聲利耽於仕進生行死歸它人入室
不亦可歎之甚哉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
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

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
況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
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
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
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爲業者每得小石有峰巒
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甃土爲池疊蠣房爲山
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峰森列相
向而書晦翁櫂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盌山

如筆架水環其中蜆螄爲之舟瓦爲之橋殊
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
一賤傭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
丘壑不當勝紈袴子十倍耶

名園記水北胡氏園其名皆可笑如其臺四望
百餘里縈伊繚洛雲烟掩映使畫工極思不可
圖畫而名之曰玩月臺者庵在松檜藤葛之中
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備於前而名之曰學
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

耳今人之扁額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惡耳入門
曲逕首揭城市山林臨池水檻必曰天光雲影
濠濮想多見魚塘水竹居必施鴛鴦日涖市隱
屢見園名環碧來雲皆爲樓額至於俗聯尤不
可耐當借咸陽一炬了之耳此失閩最多江右
次之吳中差少

余在德平葛尚寶園見太湖假山一座巖洞峰巒
皆木頭疊成不用片石杯土也余奇而賞之爲
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柰何答曰此土

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
賞其達時萬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
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
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二臺也
萬曆癸丑四月望日與崔徵仲孝廉登張秋之
戊巳山酒間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
谷丁戊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臺見拾遺記
楚有丙穴漢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
之帳丙舍子夜甲第辛盤徵仲言有屈戌午道
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時徵仲
下第貧之大笑而已歸途馬上思唐詩有午橋
羣吏散亥字老人迎亦可補一闕也
濮州有愁臺陳思王故址也長安有訟臺韋庶
人所作也楚有思臺樊姬墓也漢有望思臺武
帝爲戾太子作也有靈夢臺爲李夫人作也周
有該臺景王作也該之爲言離也此皆以情名
者也

帝王苑囿臺觀之樂誠不能無蓋自土堦茅茨不可復得而靈臺靈囿文王之聖已不廢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宮明皇之驪山溫泉此其樂在山川者也宋高宗疊石以像飛來激水以爲冷泉此其樂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嶽窮極人間奇木奇石珍禽異獸深秋中夜淒涼之聲四徹此其樂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萬間武帝上林苑中離宮七十所煬帝西苑三百里此其樂在宏麗者也東昏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細草名花至便焦爍紛紜無已山石皆塗采色諸樓壁悉畫男女私褻之像其殺風景甚矣此其所以爲東昏也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溘先朝露矣余鄉一先達起家鄉爲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

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語子弟可爲永鑒也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糧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絶人自改換墻固無恙令公聞之惕然動心即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豈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

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即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一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勘破此關況今世哉

古人觀室者周其寢廟又適其化焉偃者側也厠雖穢濁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

不復作廁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廁如晉景公如廁陷而卒漢武帝如廁見衛青北齊文宣令宰相楊愔進廁籌非如今淨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廁皆以與農夫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溉田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奏廁之便乎

武帝如廁見衛青觧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黯耳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郎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怪唐郭汾陽將校官至節度使封侯皆趨走執役於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湯持帨則帝之如廁見青固狎愛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廁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藉蠅蛆縱橫者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

閣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閣者門旁小户也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即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太守開閤恩過即如今開脚門不聽官屬入耳

唐正衙日喚役人閤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閤蓋中門不啓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閣傍門爲之閤義自昭然漢二公黃閣注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閣今　國家設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黃閣東閣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閣老耳

爾雅小閨謂之閤閨即門也故金門亦謂金閨處子謂之閨女以其處門內也今人閨閣槩作閨閣至以　朝廷東閣亦巍然揭東閣之額而

不覺其非蓋黃閣老子美詩已誤用之矣今者稱閣下爲閣下舉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爲帝皇以其政事之所從出故中書省亦謂之紫微而舍人爲紫微郎白樂天紫薇花對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戲用之耳今各處藩省多揭紫微爲堂名而參知署額多稱薇省分署者習而不覺其非也

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並傳王林卿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刃剝其建鼓唐制中書門謂之二省宋惟有中書省　國朝去中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云寺則一上一九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宮槩謂之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化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非　勑賜者不得稱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今人驛與馹多通用而不知其異也按馬傳曰置步傳曰郵置者驛馬也郵

者鋪遞也既言置又言郵蓋亦當時俗語如今言驛鋪也至廣雅解云置驛也郵亦驛也則誤以馹爲驛也

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一槩乘馬矣

閭巷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弑於西弄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街今京師訛爲衚衕

佛典一弓爲四肘五百弓爲一拘盧舍王邦公詩陡山覽間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閭巷量田尚用弓云四步爲一弓而它處人無知之者此亦古法之遺也又佛地以一畝爲雙皇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是也而今絕無知者

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窓也蓋取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書百僚師師僚之爲言臣也釋文僚戢隸之稱左傳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人寮聲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亦如是後人見其從宦遂引僧寮綺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有鬼市冬夜嘗聞賣乾柴聲是鬼自爲市也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觀畢集於是視廟中又盛矣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紈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眞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

左傳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鄉村也故都訓美鄙訓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猶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五雜組卷之四

陳留謝肇淛著

地部二

蜀江油有左擔道爲其道至險擔其左者不得易至石也漢書西南夷傳滇池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謂其險阨纔五尺也西域傳烏秅國其西則有縣度謂懸繩而度也今天下莫險於棧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輿安穩豈復王陽迴馭時乎

閩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嶺亦台險絶北人度汗津津下矣余已夏下第適天欲雨暝雲四合與徐惟和自絶頂直趨至平地而後雨作要其險豈能敵白鶴嶺之半乎若登仙遊眺險尚有什百於此者韓昌黎勸哭不足爲奇也

平生遊山所歷當以方廣巖靈峯谷爲第一險仰倚絶壁下臨無際既無藤葛可攀途僅尺許而又外傾且爲茅蕭所噴嶇崎滑就其傍睨之瞻已落矣余與諸友奴僕六七人僅一小奴過之矣幾不能返面無人色矣武夷折筍余小時登之殊不爲意蓋梯幹甚僅險處又有蔵組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既過險龍脊上甚難行亦强弩之末勢也

華山余未之登讀王恒叔遊記知其險甲於諸岳亦在龍脊上冀行耳天台石梁不過獨木橋之類人自氣懾耳無崩析之虞也閩鼓山白雲洞石磴七百級望之如登天然不過苦諸縉紳公子體膽骨脆者耳許椽得此自當無苦也

新安黃山深處由石牌樓達海子有積沙岸丈許人疾過之則濟少駐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踐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還面如死灰云余笑謂不爾幾作羸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過靈芝谷亦然歸家疾幾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後身然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余遊四方名山無險不窮並未失足壬子秋過呂亭驛一板橋去地二丈餘中道而折四輿人及余皆殞地其不為虀粉者以下皆積沙也始知人不隕於山而隕於坪禍每生於所忽也

南昌滕王閣序既云星分翼軫又云龍光射斗牛之墟翼軫斗牛相距甚遠必有一謬

荊州黃牛峽下有查波灘宋寇萊公謫巴東舟經此灘聞水中人語出視之見一裸體者為之挽舟公叱之曰我黃覺禪也公異日當大用故為公挽舟耳但裸體不敢相見公以錦袱投之神即披袱再拜再再而去

夷陵龍角山有石穴窅黑無際其中有二巨石相對而立中間丈許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具儀從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潦則鞭陽石無不應時而止但鞭者不出三年必死故人不敢爲也

松滋縣南九十里有竹泉宋政和初有僧浚井得竹筆後黃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過峽中蝦蟇背所墜也後其筆忽成竹始知此泉與峽水通也

荆州濟江西岸有地肺洪潦常浮不沒其狀若肺焉故名縣賓王吸金丹於地肺即此也或云終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洪水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陰雨爾旬不止有道士歐陽獻謂宇曰公曾得一石室乎麾之則雨止矣宇驚曰有之但已棄竹籬外矣覓而麾之雨即止後人有發之者輒致淋雨蘇軾序云今江陵南門外

有石狀若宅陷地中而猶見其舂窆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以致雷雨後失其處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

匡續字子孝周武王時人廬於潯陽山中後成烈王以安車迎續續仙去惟廬存故命其山爲廬山亦曰匡山也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輒有墨水流出

沐有老圃紀姓者一鉏庇二十白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一千畝地便是青銅海也此與石研研何異

洞天福地記所言里數多誕如云泰山周迴三千里霍林洞天亦三千里之類今計其地才百分之一耳或以列真所居分治之域論耶其說殆不可曉

杜少陵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余從祖司農公杰以太行奉

使過海中流有龍見焉倒垂雲際距水尚百許丈而水湧起如炊烟直與相接人見之歷歷可辨也始信水立之語非妄

正德中順天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氷柱高五六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凝結甚固逾數日流賊劉六劉七等殺掠過此民大小老弱相率入氷穴中避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亦古今所未見之異也

金陵鍾山有八功德水相傳梁天監中胡僧曇隱所發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疴故名八功德

廣陵之曲江廣陵今揚州也揚州之濤殊不足觀漢時吳越錢唐皆屬揚州或者曲江之濤即指西陵之潮耳況廣陵之江一望而盡非曲江也

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地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三尺餘舊有

廟王均之亂爲守門者所壞今不復存矣
劉驎之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
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
還失道偶伐竹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
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
此與王烈嵇叔夜事相類名山洞府信有之
宋崇寧中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內鼎
中既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
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謬曰正北在燕山

今寶鼎但取水土於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後竟
以北方致亂
建炎二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
一鐘有銘五十六字云唐興元年吾子沒瘞廬
陵西壘後當光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浙梁相
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邪東平鳩
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詞
錄畢而鐘自碎
張唐英謂姚璹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楊用

脩引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濵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日知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余按此事載唐書李昭德傳中甚明固非語林亦非李日知事也余髫時讀史即知有此用脩乃以爲新聞耶

濟南有二奇焉趵突泉從地中涌起六七尺者數處冬夏不竭流而成河華不注山亦從地中突起傍無丘陵縣且遠望之若浮圖焉其上亂石縱橫如人工所堆壘皆奇觀也

嶧山多石黝黑色從下望之簇簇如筍然山徑皆緣石行或俛出其下石之下皆沙也石附沙以自固久之沙爲風雨摧剝漸盡窟穴競開石亦不能自立常有自山巔隕至田中者譬之米中雜子米盡則糜矣葉福唐相君爲南宗伯時游此政值石墜滚至前僅丈餘而止稍進則虀粉矣此亦游者所當戒也

秦始皇泰山立無字碑觧者紛紜不定或以爲

碑函或以爲鎮石或以爲欲刻而未成或以爲
表望皆臆說也余親至其地周環巡視以爲表
望者近是蓋其石雖高大而厚與凡碑等必非
函也此石既非山中所產又非尋常勒字之石
上有芝蓋下有趺坐儼然成具非未刻之石也
考之史記始皇以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
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云云則泰山之石已刻
矣今元君祠旁公署中尚有斷碑一二十九字此

疑即所刻之石也然則片石之樹其巔爲祠祀
表望明矣

泰山之稱雄於江北亦無彿處稱尊耳齊魯之
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詭以爲奇而代出崇巍然
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畿宜
爲羣岳之宗也又位爲東方主發生之地故祈
嗣者必禱於是而其後乃傳會爲碧霞元君之
神以誑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爲獄也而今之
祠泰山者爲元君也獄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

姓女主偃然據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有死而後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酆都城也十王殿也皆爲受生而設也余竊以爲東方主生西方主殺各有司存豈宜並用酆都業在西方則受死之籍當歸金天華嶽雖相去萬里而造化視之不過左右手耳愚民貪生而又畏死故祝延者與求僥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則生亦不必禱也

況不知寡欲而求生予不知行善而求延年民之大惑也

藏經云泰山爲天帝之孫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脩短此俗說之鼻祖也然天帝豈應有孫不過以東方震且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說而附會之耳

渡江以北齊晉燕秦楚洛諸民無不往泰山進香者其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約而同即村婦山甿皆持齋念佛若臨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潔

即有疾病及顛蹶之患及禱祠以畢下山舍逆旅則居停親識皆為開齋宰殺狼藉醉舞喧呶孌童歌倡無不狎矣夫既不能脩善於平日而又不能敬謹於事後則其持戒念佛不過以欺神明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均州之太和山萬方士女馬闐輻輳不減泰山然多閩浙江右嶺蜀諸人與元君雄視無異南北朝矣而均州諸黃冠千數放縱無忌此則岱宗所無也

武當元君祠　國家歲籍其香錢常數萬紙官入之以給諸司俸祿不獨從民之便而亦藉神之貺矣然官吏餼廩自當有惟正之供取足於此似為不經所當入之本州以為往來廚傳之費乞加派之丁糧則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終藩省輒遣一正官至殿中親自檢閱籍登其數從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盜然謂之掃殿而袍帳化生俚褻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武當亦然

齊雲僻處萬山之中故進香者少所入則黃冠寮中物耳其軒轅供應之費亦道官主之故邑人差不累也然齊雲實無奇奇者天門與石橋巖耳而遊者又多未之及也

遊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儓之費無所出而仕宦遊山又極不便侍從既多不得自如一也供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輿人從者憚於遠涉羽士僧衆但欲速了嶮巇之道恐舁夫之辭詰奇絕之景懼後來之開端相率導引於常所經行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旁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困無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半厭息攜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敗勤幹見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借酒人勿攜屠伴毋到境界切須領略時置筆硯以備遺忘

此遊山之大都也

天下丘壑無如閩中之多者即生長其中不能盡識也聞粵西山水之奇甲於宇內每問其土人云出門皆山而山皆洞委蛇屈曲里許者不可數計也吾閩城內外諸山皆有之但無好事者搜剔之耳

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讚賞

千載不絕豈非有華不幸耶

山莫高於峨眉莫秀於天都莫險於太華莫大於終南莫奇於金山華不注莫巧於武夷其它鴈行而已峨眉之巔有積雪武夷半壁有仙舟華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蓮花苟不親見以語人未必信也

鴈蕩瀑布無聲故自奇絕閩中水簾數處皆無聲蓋巖腰凹而水噴空則爲水簾自不能奔號也水簾奇於瀑布吾閩四山皆瀑也而黃巖峰

瀑布數百里外皆望見如延練焉余又在黃山見九龍潭水從絕頂分爲三而下至半腰合流又三分之如是者三始至地望之如雜佩然亦一奇也

峨眉雖六月必具單夾絮衣而登其下猶炎暑也至半山則御夾衣絕頂則着絮矣過十月則不可登道爲雪封且寒甚也其山本以兩峰相對如蛾眉然故名蛾字當從虫不當從山也

峨眉之巔四望無與頡頏者惟正東有一點青色如烟相傳匡廬山也然廬山未必便高於諸岳又況九江地下即高不能敵西北方也西北地勢視東南已高與山齊矣此非臆說也山東濟寧分水閘北距臨清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尺南距徐州僅四百里地高一百一有六尺以川江之勢度之其建瓴之勢一日千里豈直千仞而已哉

吾閩俗謂延平之水高與鼓山平然未有以試也萬曆己酉夏大水驟至城中漲溢水從南門

出高一丈許門闕僅露一抹如蛾眉然余居距門百餘武庭中水僅四五尺東折至鰲峰下則無水矣相距半里許而地形高下已踰一丈尋常行路殊不爲覺始信人言不誣也昔人謂桂林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尺理固然耳

水固常有鬬者春秋書穀洛鬬毀王宮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竹書或誕妄不經春秋聖人之筆不可誣也宋史五行志載高宗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決衝田數百頃田中水自起立如爲物所吸者高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家井水亦高數尺夭矯如虹聲若雷霆穿墻毀樓而出一水鬬於杉墩且前且卻十餘刻乃解各復其故說海紀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鬧蛙池相近前後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之波濤噴面不可逼近坐以伺旦及明聲息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鬬此亦古今所有不足異也按紀年所紀洛伯河伯乃一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馮夷

爲河伯之名
弇藏於此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濱每乘潮汐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若驟雨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偏舟犯怒漲下黯淡灘時也

海中波浪人所稀見即和風安瀾時其傾側簸蕩尤勝洞庭揚子怒濤十倍也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間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堅木上下鐵箍一試海上半日板裂箍斷雖水居善沒之人未習過海者入舟輒暈眩嘔噦狼籍使者所居皆懸床任其傾倒而昏體常平然猶暈悸不能飲食蓋其曠蕩無際無日不風無時不浪也觀海者難爲水詎不信然

浙之寧紹溫台閩之漳泉廣之惠潮其人皆習於海造小舟僅一圭竇人以次入其中瞑黑不能外視一物任其所之達岸乃出之不習水者附其舟暈眩幾死至二日後長年以篙頭水飲之始定蓋自姑蘇六帶沿海行至閩廣風便不須二五日也

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呂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爲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爲奇貨而榷采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給符繻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爲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爲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既責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得乎

販海之舟所以無覆溺之虞者不與風爭也大凡舟覆多因闖風此輩海外諸國既熟隨風所向挂帆從之故保其經歲無事也余見海鹽錢唐見捕魚者爲踈竹筏半浮半沉水上任從風潮波浪舟皆戒心而筏未無恙者不與水爭也小人誠有意智然因之悟處世之法江南道徐鉉聘宋詞鋒才辯廷臣無出其右者而宋太祖遣一不識字殿侍接之即是此意

海水之外不知還是天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銜山非眞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不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

潮汐之說誠不可窮詰然但近岸淺浦見其有消長耳大海之體固毫無增減也以此推之不過海之一呼一吸如人之鼻息何必究其歸泄之所人生而有氣息即睡夢中形神不屬何以

能吸天地間只是一氣耳至於應月者月爲陰類水之主也月望而蚌蛤盈月蝕而魚腦減各從其類也然齊浙閩粵潮信各不同時來之有遠近也

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有小島闊百里餘四面海水皆濁獨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常見水上紅光如日舟人不敢近云此龍王宮也而西北塞外人跡不到之處不時聞數千人砍樹拽木之聲及明遠視山木一空云海龍王造宮也

余謂龍以水爲居豈復有宮即有之亦當鮫宇貝闕必不藉人間之木殖也愚俗之不經一至於此

天下之橋以吾閩之洛陽橋爲最蓋跨海爲之似非人力相傳蔡君謨遣吏持檄海神及歸得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興工至朔潮果不至今世所傳四喜雜劇者本此也事有無不可知

計橋長二百六十丈若當怒潮必難駐足耳吾郡臺江太橋亦百餘丈跨太江而度二十九門

江濤湃湃亦自恐人不知當時何以建址大抵閩人工於此伎亦不煩神力耳

江南無閘江北無橋江南無茅屋江北無溷圊南人有無墻之室北人不能爲也北人有無柱之室南人不能爲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樓行於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萬斛之窖藏於地中

地窖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顧以當暑室矣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自晉以南不能爲也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空而封之及開則市者至如趕集然常有藏十數年不腐者至於近邊一帶常作土室以避虜其中若大厦盡室處其中封其隧道固不啻金湯矣但苦無水耳

閩廣地常動浙以北則不恒見說者謂滄海水多則地浮也然秦晉高燥無水時亦震動動則裂開數十丈不幸遇之者盡室陷入其中及其合也渾無縫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王太史維

楨實遭此厄則閩廣之地動而不裂者又得無近水滋潤之故耶然太地本一片生成而有動不動之異理尤不可辭也

萬曆己酉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發建溪漲數丈許城門盡閉有頃水踰城而入溺死數萬人兩岸居民樹木蕩然如洗驛前石橋甚壯麗水至時人皆集橋上無何有大木隨流而下衝橋橋崩盡葬魚腹是日水至福州天色晴明而水暴至斯須沒塔又頃之入中堂去天尺家人集園中小臺避之臺僅尋丈四周皆巨浸矣或曰水上臺可柰何然計無所出也少選妹聟鄭正傳泥淖中自御肩輿迎老母暨諸室人至其家始無恙蓋鄭君所居獨無水也然水迄不能逾五臺而止越一日始退方水至時西南門外白浪連天建溪浮屍蔽江而下亦有連樓屋數間泛泛水面其中燈火尚熒熒者亦有兒女尚聞啼哭聲者其得人救援免於魚鱉千萬中無一二耳水落後人家粟米衣物爲所浸漬者出

之皆黴黑臭腐觸手即碎不復可用當時吾郡
縉紳惟林氏部世吉捐家貲葬無主之屍凡以
千計而一二巨室太駔反拾浮木無數以蓋別
業賢不肖之相去遠矣
閩中不時暴雨山水驟發漂沒室廬士人謂之
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歲久變化
必挾風雨以出或成龍或入海閩烏石山下瞰
學道公署數年前鄰近居民常見巨蟒長數百
尺或蹲山麓或蟠官署觚稜之上雙目如炬至

己酉秋八月二夜大風雨烏石山崩自後蟒不
復見云先是阮中丞一鶚以退倭全城廟食山
巔輿論未愜也是日山崩政當其處祠宇盡爲
洪水漂流片瓦隻椽杳不可見時以爲異云
吳興水多於山間暴下其色殷紅禾苗浸者盡
死謂之發洪晉中亦時有之岢嵐四面皆高山
而中留狹道偶遇山水迸落過客不幸有盡室
葬魚腹者州西一巨石大如數間屋水至民常
棲止其上二日大水發民集石上者千計少選

浪衝石轉瞬息之間無復孑遺哭聲遍野時固安劉養浩爲州守後在東郡爲余言之亦不記其何年也

水柔於火而水之患慘於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撲滅而水無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東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閩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無烟兵戈之慘無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隄防而障或可溝澮而通惟南方山水之發疾如迅雷不可禦也

火患獨閩中最多而建寧及吾郡尤甚一則民居輻湊夜作不休一則宮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無復磚石一不戒則燎原之勢莫之遏也三則官軍之救援者徒事觀望不行撲滅而惡少無賴利於劫掠故民寧爲煨燼不肯拆卸耳江北民家土牆甓壁以泥苫茅即火發而不燃燃而不延燒也無論江北即興泉諸郡多用磚甃火患自稀矣

周煇清波雜志謂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故福字從田從衣謂之衣食足爲福也然必稅輕徭簡物力有餘之地差足自樂若三吳之地賦役繁重追呼不絕祇益內顧之憂耳彼但知福之從田而不知累之亦從田也按福字傍從示不從衣

吳越之田苦於賦稅之困累齊晉之田苦於水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閩廣耳近來閩地殊亦凋瘵獨有嶺南物饒而人稀田多而米賤若非瘴蠱爲患眞樂土也

燕齊蕭條秦晉近邊吳越狡獪百粵瘴癘江右蠻瘴荆楚慓悍惟有金陵東甌及吾閩中尚稱樂土不但人情風俗文質適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娛老死衰之計非蔣山之麓則天台之側非武夷之亭則會稽之穴矣

書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樂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裘福今以時攷之蓋不盡然京師直官福耳口

福則吳越不及閩廣衣裳福則燕趙遠遜吳越錢福則嶺南滇中賈可倍蓰宦多梱載凡山川佳麗之處亦須風氣迴合川壑幽邃緩急可避兵革者如武夷之小桃源居萬峰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絶其中豁然別是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爲伴侶養蜂蒸稻可以爲生鵝鴨雞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想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也黃山之丞相園次之但地稍舂又無人烟耳

楚中如衡山寶慶亦一樂土也物力裕而田多收非戎馬之場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長沙則卑溼而儇不可居矣

國家自採榷之使四出雖平昔富庶繁麗之鄉皆成渴敝其中稍充裕者嶺南與滇中耳然五嶺瘴鄉不習者有性命之虞滇南遠隔絶徼山川阻脩黔巫之界苗獠爲梗過客輜重時遭鈔掠不但商旅稀少即仕宦者亦時戒心也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饒　高皇帝既定昆明

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風俗言語皆與金陵無別若非黔筑隔絶苗蠻梗道誠可以卜居避亂然流若不隔萬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爲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非嗇薄糜鹽虀欣然一飽矣惟娶妾宿伎爭訟則揮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萬與人爭數尺地捐萬金娶一狹邪如之無車怒馬不避監司前驅監司捕之立捐數萬金不十年間蕭然矣至其非衣惡食纖嗇委瑣四方之人皆傳以爲口實不虛也

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齊人鈍而不機楚人機而不浮吳越浮矣而喜近名閩廣質矣而多

首鼠蜀人巧而尚禮秦人鷙而不貪晉陋而實
洛淺而愿粤輕而獷滇夷而華要其醇疵美惡
大約相當蓋五方之性雖天地不能齊雖聖人
不能强也今之官者動欲擇善地不知治得其
方即蠻夷可化況中國哉
仕宦諺云命運低得二十西謂山西江西陝西也
此皆論地之肥磽爲飽饜案討耳江右雖貧瘠
而多義氣其勇可鼓也山陝一二近邊苦寒之
地誠不可耐然居官豈便凍餓得死勤課農桑
招撫流移即不毛之地課吏以最要在端其本
而已不然江南繁華富庶未嘗乏之地也而奸胥
大駔舞智於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一日不得
展胸臆安在其爲善地哉
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蔣蔣不樂此政不必
爾小邑易於見才疲民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
則心不亂嘗見江南大地敗官者十常八九撫
地者固無益也
邊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即爲氷者五嶺炎暑

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曬晾即黴濕者天地氣候不齊乃爾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瘧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塵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濕塵之污物素衣爲緇濕之中人彊體成痺然濕猶可避而風塵一至天地無所容其身故釋氏以世界爲塵詎知江南有不塵之國乎

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話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爲牛故因以名也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沸熱之則然有鹽井深百餘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爲鹽惟人髮不化又有不灰木燒之則然良久而火滅依然木也此皆奇物可廣異聞曾孔林聞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爐置火輒洞赤但余未之見耳

閩中郡北蓮花峰下有小阜土色殷紅俗謂之

臙脂山相傳閩越王女棄脂水處也環閩諸山無紅色者故詫爲奇耳後余道江右貴溪弋陽之山無不丹者遠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當爾耳

由江右抵安慶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廬數百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遠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觀真子瞻所謂傍看成嶺側成峰者代出岳不及也

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秦之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今長城計之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塞原有長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邊惟遼東不可城而政當女直之衝薊鎮之城則近時戚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陲若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毀何怪書生據紙上之談而輕詆嬴政也

九邊惟延綏兵最精習於戰也延綏兵雖十餘

人遇虜數千亦必立而與戰寧戰死不走死也故虜亦不敢輕戰慮其所得不償失耳遼左兵極脆弱建酋時時有輕中國之心所賴互市羈縻之耳然互市盟好邊境雖偷目前之安而武備廢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戰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閒以繕治守禦生聚教訓也今反因之而廢戰具不亦惑之甚耶

寧夏城相傳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不可攻近來哱拜之亂官軍環而攻之三月餘至以水灌竟不能拔非有內變未即平也史載勃勃築城時蒸土爲之以錐刺入一寸即殺工人併其骨肉築之雖萬世之利慘亦甚矣近時戚將軍築薊鎮邊牆不僇一人朞月而功就城上層層如齒外出可以下瞰謂之瓦籠城堅固百倍虜終其世不敢犯則又何必以殺僇爲也

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建酋是也其衆以萬計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窺遼左者西戎北韃爲腹背之患彼尚有內顧之憂也防邊諸將誠能

以夷攻夷離間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一小暇而何暇內向哉不然使彼合而爲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河套之棄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當時事勢不得不棄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縱驅之去終當復來至於今日則拓跋燾所謂我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爲矣

曾銑欲復河套卒爲嚴嵩所尼至不保要領然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復不過一時可喜而後來邊釁一開兵革何時得息羊祜所謂平吳之後尚煩聖慮者也趙普謂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論也蓋我之兵力不加於彼而彼盤據已久一日失之勢所必爭耳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番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

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好商駔儈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尫病殘疾不堪騎乘者直與之耳非市也

江北俵馬之役最稱苦累而寄養之户尤多多敗困要其所以則侵漁多而費用繁也山東大户每僉解馬編審之時已有科派俵解之時又有使用輪養有輪養之害點視有點視之費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納有上納之耗無不破家亡身者然而馬必不可少也得賢守令監司弊或稍差減耳

馬之入價也漕之改折也雖一時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僕之馬價原爲江南有不宜馬之地而入價於北地市之也漕糧之改折亦爲一時凶荒之極米價騰涌而入價以俟豐年之補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時之用矣舍本色而徵銀甚便也馬糧有餘而見鏹不足甚利也然而馬日減少太倉之粟無一年之積者折價誤之也承平無事猶可一日緩急必有孰其咎

者

唐李蠙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運米至京脚錢斗計七百議以七百錢代之王鐸曰非計也京國糴米既耗積食而七百之費兼濟貧民時議不從既而都下米果大貴卒罷不行則今日之治漕動稱改折者其非久遠之計可知矣

古今幅員戶口莫盛於隋之大業唐之開元考之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元時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二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一王富盛亦略相當然盛未幾而禍敗即隨之矣宋慶曆間戶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　國朝嘉隆之時戶共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八萬三千而孰夷不與焉視隋唐宋盛時固已過之矣使東勝不徙安南不棄金瓯尚無缺也抱杞人之憂者能無戒於衣袽乎

戶口生息甚難而凋耗甚易蓋治已常少而亂

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時不無盜賊之竊發水旱之流移而亂離之世即欲一日無事不可得也況亂離之後數十年養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旦敗之而有餘周自東遷以及劉項之世分裂戰爭者二四百年長平一坑四十餘萬即蟲蟻蚊蚋寧能當此慘劫耶漢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靈覆之赤眉董卓之亂黔首寧有種耶至於典午失權胡羯肆烈南北分朝兵連禍結又一百餘年春燕巢於林木亦可哀也唐自貞觀至開元拊養生息漸稱繁庶而漁陽鼙鼓一動宗社爲墟至於黃巢之變殺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間承平無事者可以日計也宋之盛時已日與契丹元昊購隙而燕雲不復淮北中失偏安忍恥僅撫遺民女直侵其半蒙古凶其終其視漢唐規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慘使天地反覆日月無光三皇五帝以來之人民土地一日淪於夷狄亦宇宙所未有之事也蓋自三代以來戰國至於

劉項是一劫三國至於五胡是一劫中唐至於
黃巢石晉是一劫女直至於蒙古是一大劫中
國之人無復孑遺矣故我　太祖皇帝之功謂
之劈開混沌別立乾坤當與盤古等而不當與
商周漢唐並論也一百四十年來休息生養民
不知兵生齒繁盛蓋亦從古所無之事故未雨
綢繆憂時者不得不爲過計矣
國家近邊之民常苦北虜濱海之民時遭倭患
然虜寇頻而倭患少故塞上村落蕭條有千里
無復人烟者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
戮不可勝數即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
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於洗城矣
劉六劉七破殘七藩而山東河南爲最其他若
蕭乾養之亂廣盜廷瑞之亂鄖鄧茂七之亂閩
葉宗留之亂浙阿克之亂滇楊應龍之亂蜀嗟
拜之亂寧夏皆小劫也而水旱災疫則無歲無
之矣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衆四民之業無

遠不屆即遐陬窮髮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衆則射利之途愈廣故也余在新安見人家多樓上架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計一室之居可抵一二三室而猶無尺寸隙地闌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直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尚什五遊食於外設使以二代井田之法處之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

古者一夫百畝無賦役租稅也故中原磽确之地上農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齊之地論之一望千頃常無升斗之入者不知當時授田之制肥磽高下必適均乎抑惟其所值也當時天子諸侯既各有疆界不相踰越十分之中取其一爲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祿之田小國不過五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餘亦寥寥矣使生齒日繁而地不加廣何以給之吾竊意古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種之類一夫耕百畝而

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爲世業也
江南太賈强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江
右荆楚五嶺之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人亦不
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甚貧亦無甚富百物俱
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
稍爲適中故仕宦富室相競置田貪官勢族有
畛隰遍於鄰境者至於連疆之產羅而取之無
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强而慫之黃
雲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

富而貧者日貧矣
俗賣產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
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薄惡之風而閩中
尤甚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
輒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
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吾嘗見百金之產後
來所足之價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於余未
生之時鬻田於先太夫至余當戶猶索盡不休
此眞可笑事也

闊田兩收北人託以爲異至嶺南則二收矣斗米十餘錢魚蝦盈市隨意取給不甚論值單袷之衣可過隆冬道無乞人戶不夜閉此眞極樂世界惜其天多瘴霧地多蟲蛇屋久必蛀物久必腐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無一十年之衣故上不及閩下不及滇也

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磽确寡入視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東瀕海之地一望滷潟不可耕種徒存田地之名耳每見貧窶村甿問其家動曰有地十餘頃計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余嘗謂不老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稅可也

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市款既久未經兵火故也諺稱劍鎮城牆宣府教場大同婆孃爲三絕云迤西榆林慶陽漸有夷風至臨洮鞏昌苦寒之極其士人亦與戎狄無別耳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

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其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眞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荆公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漢中行說不得志於中國遂入匈奴爲之謀主大爲漢患宋韓范不用張元而令走佐曩霄兵

連禍結不得安枕者五十年亦吳越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鯨鯢遼左之禍尚未艾也故邊民之逃而入虜它不足慮惟恐有此輩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國也非中國之人誘之以貨利未必至也其至中國也非中國之人爲之鄉導告以虛實未必勝也今吳之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之福興泉漳廣之惠潮瓊崖駕驗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貿易彼此

無間我既明往彼亦潛來尚有一二不逞幸災樂禍勾引之至內地者敗則倭受其傷勝則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閩甚慘而及官軍破賊之日倭何嘗得一人隻馬生歸其國耶其所虜掠者半歸此輩之囊橐耳故近來敗海之禁甚嚴但恐未能盡禁也蓋巨室之因以爲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閩廣而獨不及山東者山東之人不習於水無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觀之則倭之情形斷可識矣

禦倭易於禦虜十百不啻也倭奴捨大海而登陸深入重地已不能無疑懼而步行易之其勢四散非有陣法埋伏之類直鬬力耳若得智勇之將帥節制之師一鼓可平也即閩廣鄉兵訓練之皆可用亦不必借浙兵耳北虜大漠之地原自其勝場中國之兵馬脆弱已自不敵而悍獷之性不懼死不畏寒敗而復至散而復合及其鳥析鼠散不可踪跡雖以衛霍不能窮其部

落況今日之屬兵庸帥哉戚少保繼光守薊遼日以意製太煩每發輒斃千餘人血肉枕籍而終不肯退然虜亦畏之甚不敢窺邊者二十餘年云

夷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膏腴於交趾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醇於琉球莫富於眞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爲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直耳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性倭之崛强不臣阿剌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　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共千八百國即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祿蘇門答剌彭亨瑣里古里班卒白葛達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朶顏三衛等受　朝廷冊封貢賦惟謹比於藩

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體

太祖之氣倭之朝貢知其狡也　文皇之入三犂虜庭知其必為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卧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今諸夷進貢方物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進祖母祿血竭鵝鶴石之類其眞偽好惡皆不可辨識而朝廷所賜繒帛靴帽之屬尤極不堪一者即破碎矣夫方物不責所出安小夷之心存大國之體猶之可也賜物草率充數將令彼有輕中國之心而無感恩畏威之意且近來物值則工匠侵沒於外供億則廚役尅減於內狼子野心且有詐語詐語不已且有挺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遠之道也蜂蠆有毒禍豈在小而當事者漫不一究心何耶

西南海外諸蕃馬八兒俱監一國最大而最遠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元時曾一通之而來

朝貢計其所得不足償所費之百一也
天竺古稱佛國蓋佛所出之地耳如魯生孔子
豈其地皆聖人耶但聞其國人質實尚義不爲
淫盜其問刑有四曰水曰火曰稱曰毒皆所以
讞疑獄也水則以石與人衡而投之石浮者曲
人浮者直火則灼鐵令人抱持曲者號呼直者
無損稱則人石適均較之秤上虛則石輕實則
人輕毒則以毒入羊髀中食之曲則毒發直者
無恙蓋終未免夷俗耳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封而
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
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援
之哉其國敬神以婦人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
世由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
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
敢饋不者食之立死禦災捍患屢顯靈應中國
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圈入
王宮中視供億廚饌無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

神特攝其魂往耶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
神降其聲嗚嗚如蚊蚋焉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
以備倭四閱月始至炳文自爲記甚繁予爲略
之以識其程云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
金鼇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出琛門
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
爲險阻而五嶼并嶼昏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
面巉剥總莫繫泊飄逐空洋夜半風發船各渙

散詰旦於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碧
竿山復依南田嶼夜觸韭山船多破損收回五
爪山脩艓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爲藏龍數條
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
而倒瀉船皆碎毀幾爲魚鼈出白馬礁過大漠
坑依險而泊由浪檑頭轉歷升羅嶼得登普陀
山傍有金鉢盂儼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
爪湖移住廟子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
有太毒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瘧疾及下

八山浪崗馬磧李壻舉皆砂石亂列其水有
綠有黑有淡有辛有苦有臭有清徹見底鰕魚
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顯著俄爲颶風打
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俟
風息驅灘山過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
山再入西洋舉則謂之落際船凡撇入十無一
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峩宛
如裝砌許山聯脉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澉浦延
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而東七
了諸港岐分錯雜窒礙莫前崇明縣孤縣海外
而大陰新安諸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岁沙
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星港豎
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
轉而西行有三槿大橫深汧非予四口張方大
樓瀝水姜系掘港五港一望無山其川山窪川
漁窪二寨窪狂瀾澎湃殊甚險剥水紋斑斕因
號虎斑水僅得開山無舉可泊至射洋湖之雲
梯關宿馬適及風觧纜自辰至申泛泛頹波極

自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鶯山之灣問其程則餘五百里越明日朔風舉帆踴躍碧虛蹀躞於黃混水號曰望昊洋依憑延眞島此皆從來人跡不到之鄉但見靈鰍老黿三五噴沫相逐大者方丈高厚六尺殼背亂縷長自虎口就磯舒伏迤邐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寥廓惟東海所城甚邇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因陟雲臺山右三元脩道上昇處也翌日西北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日夜不知疾行幾千里瀏漠哀呼風雖少平餘波尤湧東方既白迸崖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百海天一色並無巒嶼可以停舟野宿消飄如浮萍無定泊栽堂山至柘溝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補繕壞船過東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島而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翌日至草島嘴去大嵩二五十里風濕瀰漫海面愈賒僅有巨高島棘簪島靈井山依傍海陽所且

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犂入漁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圭青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塔島覓泉取水相望佛山濤沫噀灑宛似一掛珠簾石盤礁欄出數百丈盤錯密布潮急風猛頃刻抵渚里去查山僅幾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絶頂焉其上復有南天門巉巇秀拔凌接雲際東隈一洞幽雅脩潔昔玉陽真人煮煉於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人丹井碧泉崢嶸犄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横於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念刃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内小刺亦逾尋丈潮迴日落攜刺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寧津所戍卒蕭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巖石參差十數里乃昔楊舍人之墓每每作祟覆甬翻雲秋則遠去掠人田禾春夏於此妖劫過船捩舵放舟越

三百里遥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玉粧近如
噴雪篩粉俗呼爲白蓬頭者是也其山麻綿豆
瘖藏水底密邇成山爵律幾百里皆雄崖劍峰
山至海濤衝注會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
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内有成山
衝出此險道洩洩宵行至威海衛所開泊劉公
島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不移時入
大空島島多浮石卽頑鈍碔砆浮水不沉轉入
寧海州外洋盤旋落子窩之裏若清泉寨奇山

所又其忖屏遮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拷花島
乃雲晴甫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
烟籠始若樓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人馬
縱横又俄而旂幟掩映出沒無定變換不常或
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
產金砂少選扒蓬萊閣矣追思海波洶險幾不
免者數數而茲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蕩柔于龕
鼉之窟蛟龍之藪岑嶺之峰左往之國或因萍
流而迴或因歸風而返俾不至於殞逝再得與

人間事豈非徼天倖哉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千里由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登萊計一千四百里若失環轉倒流於波漾則又不止萬里有奇矣

封琉球之役無不受風濤之險者萬曆己卯予從祖太司農公杰以太行往至中流颶風大作雷電雨雹一時總至有龍三倒挂於船之前後鬚捲海水入雲頭角皆現腰以下不可見也舟中倉皇無計一長年曰此來朝璽書耳今扶使者起親書冕朝示之應時而退　天子威靈百神効順理固有不可誣者若非親見鮮不以為妄矣至丙午夏給事子陽往其險尤甚先是舟側一巨魚狎擾不去舟人謂可膾也餌而獲之其大專車未及下鼎而風濤大作柁裂桅折自分必死矣盡舟中所得寶物投水中僅得免有金香爐百餘兩宮中祀天之用亦為中國取去至是盡入水府矣琉球小而貧雖受中國用封

爲榮然使者一至其國誅求供億爲之一空甚至后妃簪珥皆以充數蓋從行者攜有物往而高責其售直也然向者皆嚴行禁約少知斂戢至丙午稱狼籍矣聞其國將請封必儲蓄十餘年而後敢請堂堂天朝何忍以四夷爲壑而飽駔獪之欲哉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往琉球海道之險倍於占城然琉球從來無失事者占城則成化二十一年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皆往而不返千餘人得還者麥福等二十四人耳蓋亦貨物太多而不能擇人故也

海上有天妃神甚靈航海者多著應驗如風濤之中忽有蝴蝶雙飛夜半忽現紅燈雖甚危必獲濟焉天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非女神也閩郡中及海岸方右皆有其祠而販海不逞之徒往來恒賽祭焉香火日盛金碧輝煌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吐而不享否也

孔子當衰周欲居九夷此非戲語也夷狄之不及中國者惟禮樂文物稍村陋耳至於賦役之

簡刑法之寛虛文之省禮意之眞俗淳而不詐
官要而不繁民質而不偸事少而易辦仕宦者
無朋黨煩瀆之風無訐害擠陷之巧農商者無
追呼科派之擾無征榷詐騙之困蓋當中國之
盛時其繁文多而實用少已自不及其安靜而
况衰亂戰爭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
入流沙管寧之居遼東皆其時勢使然太子所
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其浮海居夷
非浪言也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玉表章其首云日出東
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
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
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
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
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
家阿舅大官家云其可笑如此攷漢文帝時單
于遺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單于
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

聖賢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又倭國有日出天子致書日入天子之語我朝四夷表章皆須有定式不敢踰越其間有悖嫚之語者不受也

五雜組卷之四　終